

董仲舒的「天人感應」

也正因《春秋·公羊傳》渲染了孔子「大一統」思想傾向，若合了統治者的心計，成為後來權勢者們的興趣所在。

到了漢武帝時，董仲舒更在八萬字的《春秋繁露》中為之拔高，認為「春秋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義」，從而形成了中國皇權社會一套完整的統治體系。

周老說：「所以，自漢武帝後的『尊孔』，尊的是《春秋·公羊傳》和董仲舒加工過的、將『大一統』精神發揚光大的『孔學』。」周老以歷史眼光，評價儒學在中國歷朝中的地位時說：

——漢初重黃老，無為而治，休養生息；

——漢武帝積極建國，採取董仲舒建議，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；

——先秦多國相爭，百家爭鳴；

——漢代統一天下，統一官學。

周老說：「法家殘暴，道家虛無，墨家偏激，儒家中庸。」

儒家是太平時期的選擇。儒家也需要法律，儒家和法家的分別，不在要不要法律，而在儒家以法律輔助仁政，法家以法律施行暴政。

周老對董仲舒的學說，也不盡贊同。他說，「董仲舒認為天人同類、相互感應」，提出「天人感應說，把天看作物格天，並且引進陰陽五行說，萬事分陰陽以合於五行（金木水火土），使儒學蒙上神秘

競技場風水大不同

說起跑馬地，大家可能會馬上想到，這是一個像「聚寶盆」一樣的意象，福氣財氣兼備。從風水角度來看，若在家中放眼就能望到跑馬地，確實是聚財，但與此同時，也帶有煞氣。

原因是什麼呢？原來，跑馬地是激烈且大型的競技活動，就有如羅馬競技鬥獸場的氣氛一般。如此緊張，爭個你輸我贏，鬧門一開，一場「斬殺」展開序幕。這樣的場所，難免容易有煞氣聚集。因此，如果從住宅能直接望到跑馬地，則會有孤獨、孤家寡人的意象，例如家中容易一直有人搬走甚至移民。而能夠相對容易躲過「孤獨煞氣」的人，則是從事律師、醫生、公務員等行業的人士，較少受煞氣影響。否則，天命建議還是選擇視線範圍內看不到馬場的住宅為妙！

然而，是否所有跟「體育競技」有關的場合，都必須忌諱

打小人

早年在黃昏時分，走過「鵝頸」地區的天橋底下，總會見到不少婦女在那兒「打小人」。

所謂「打小人」，就是口中唸唸有詞，並把一個稻草組成的「小人」，用一塊木板敲打，說道：「打你個死人頭，打到你日日變豬頭；打你個死人頭，打到你左手變右手……」這些打小人的婦女，大多相信通過「打小人」保會全家平安。也有些因為丈夫有外遇，用「打小人」來咒罵罵人丈夫的女人不得好死。不過近年很少走過這個鵝頸地區，相信這個習俗還存在着。

「打小人」已經被列入香港的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，可見這種習俗的地位已被提升，並被認為具有心理治療的功能。讓一般知識較低下的婦女有一個清理心中悶氣的去處。宣洩不滿情緒，有減壓和平衡心理作用。聽說現在鵝頸橋下的「打小人」已經「國際化」，不少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來客，都有預約來香港「打小人」。而最近廣州也有人組團在「驚蟄」時分前來。因而「打小人」變成一盤生意，每次收費五十大元，還必須預約。過去「打小人」大多是一些知識水平較低的婦女，因為丈夫包養二奶，於是來一次「打小人」，把二奶、小三打掉。

按中國曆法，廿四節氣中的「驚蟄」，是冬眠的動物甦醒覓食。而可惡的「白虎」也在此時四出覓食，所以便要把「祭白虎」變成「打小人」，而且流傳至今。現在的「打小人」，大都是用紙紮或稻草紮的一個人形的「小人」，再用木屐或拖鞋來打。加上口中唸唸有詞，才形成一道著名的「風景」。據說城中名女人黃夏蕙也是鵝頸打小人的常客。她說今年是本命年犯太歲，更要前來大打特打。廣州也有人組團前來香港「打小人」。至於為什麼不在廣州覓地大打特打，也許是當地破除迷信，不方便留下這樣的習俗罷。「打你個小人手，打到你冇錢唔識收……」不收錢，打你的小人幹乜呢？



打小人是香港人驅除霉運的習俗。網上圖片

古巨基為修復張國榮遺物義唱

4月1日是哥哥張國榮(Leslie)去世14周年忌辰，在未成名時獲哥哥提攜的古巨基，特地提前於3月16日舉行「Salute To Dear Leslie」演唱會。

古巨基演唱會屬義演，向哥哥致敬外，主要目的是籌款，古巨基說：「去年哥哥60歲生忌時，他的粉絲請我出席了幾場活動，發現很多哥哥的珍貴物品如專輯和作品，需要保留和修復，需要人力和物力。所以自己盡一份綿力，今晚演唱會及出碟所有收益都會捐給哥哥歌迷會。」

古巨基一直表現輕鬆，又發揮搞笑本色，可是感性的他，到了尾聲時，終於淚崩。因他重溫了哥哥多部經典電影，此時他情緒開始波動，未唱已感觸大哭。他說本來不想令氣氛太沉重：「不好意思！我知道Leslie喜歡熱鬧，想不到自己忍不住。」

哥哥的老拍檔黎小田於現場為古巨基鋼琴伴奏《不怕寂寞》及《儂本多情》，古巨基憶述哥哥舊日很滋陰（粵語：解作很會享受），仲話錄歌時會啖杯紅酒：「Leslie收到歌詞後很快肯熟，入錄音室只需試唱一次，替他作些微調便可正式錄音。」他也難忘跟哥哥去沙巴登台，二人在酒店泳池游水：「Leslie穿着性感小泳褲，一直跟在我後面游，我知道他在讓我！」這就是張國榮，很為別人着想，不要人尷尬。

古巨基強調今次義唱一元也沒袋落袋，翻唱哥哥歌曲推出專輯及致敬演唱會的收益，百分百撥捐哥哥的「哥迷會」，作為儲存、修復哥哥珍品的資源，對於哥哥點名讚賞他，古巨基至今仍銘記在心，他說：「當年未向Leslie講多謝，我覺得有遺憾，希望今次出點力，將來他的歌迷會有活動需要，我也樂意長遠支持。」

去年是哥哥60歲冥壽，古巨基為哥哥準備的生日禮物是邀請了古天樂合唱了《當年情》，「雙古合體」既是致敬也是一份懷念。因為當年哥哥點讚古巨基的同時，亦點讚了古天樂，果然別具慧眼，雙古分別在樂壇和影壇，各領風騷。



古巨基獻唱張國榮名曲，向哥哥致敬。

托起「四世同堂」幸福的那雙手

以色列作家阿摩司·奧茲曾說過：「寫作的世界並非依賴米蘭或倫敦，而是始終圍繞着正在寫作的那隻手，這隻手就在寫作的地方。」你的手在哪裡，你的世界就在哪裡。一雙手，創造着世界，也托舉起幸福。

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說《四世同堂》，第一部《惶惑》、第二部《偷生》、第三部《饑荒》（1-20）中，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日本投降後，祁老人抱着死去的妞妞找日本人算賬，遇到了胡同的日本老太婆，復仇的心理爆發，圍住了她，她低下了頭。

此時，瑞宣趕過來，一腳插到了爺爺和老太婆之間，他把憤怒的爺爺安撫回家，然後，對街坊們說，「她這個日本老太婆，是咱們的朋友。」西城小羊圈胡同裡，祁老人雙手托着妞子，「彷彿半死的中國，懷抱着成千上萬死去的子孫」，這儼然是苦難中國的悲愴側影。

戰爭中最無辜的還是孩子。孩子寓意着民族的希望，也綿延出家庭的幸福、世界的和平。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，時隔65年後，《四世同堂》三部終於「團圓」，即《饑荒》原稿缺失的16章被譯成中文，與讀者問世。回譯稿中，妞子、順子、小凱、錢善（錢先生的孫子），成為作品的主線；抑或說，通過對孩子的描述，巧妙地反映出人性的醜惡。妞子拒絕共和麵，瘦成皮包骨，與天祐太太一老一小，令祁老人痛心不已，眼看生命一點一點逝去，卻束手無策。

當妞子奄奄一息，祁老人抱着她去找胡同裡的日本人：「我去讓三號的日本鬼子看看，他們捨去咱們的糧食，他們的孩子有糧食吃，可我們餓死了我的重孫女，我要讓他們看看。」

——「他必須去告訴小日本，妞子的死，是苦痛的最盡頭了。他，一輩子，一直安分守己，喜愛和平，但是他不能再忍受下去。他必須把這一切都清楚的告訴日本人。在有危險的時候，他不再用破缸頂門，不願再像蝸牛似的把頭藏進去。現在他必須走出去，和敵人說說是非。假若有必要，他會把自己的頭撞過去，用自己的腦漿濺到日本人身上，隨小妞子一道死去。既然他不能維持四世同堂的幸福與權利，他就不能不，自己用雙手，拆毀四世同堂。」

拆毀不是無奈，而是深深自責，捶胸頓

驗測的反面效果

上次提及一個患血癌的小孩，幸好沒有接受化療，看中醫後逐漸好轉。後來有網友分享，發現近年愈來愈多孩子患上血癌。

其實上次說的其中一個個案，就是因為血色素低，所以要孩子去做一堆測試，包括驗血、照器官，逐一去找是否地中海貧血、還是缺鐵、還是血癌、還是器官失血等等。

西醫的驗測有很多名目，但是除了過程非常累人外，有時候說出肉眼看不到的東西，也未必是好事。一是驗測太看指數，例如白血球或肝酵素一過一個標準，就會被斷定為癌症，但輕微未過，就不符合化療標準，沒事能做。但其實人人指標不同，人體千樣變化，能用劃一的標準去看嗎？在有關健康的討論板上，就有人說了一個真人真事。

話說一個八十多歲的農夫，身體健壯，有一次陪不適的太太去醫院，小兒子說不如老爹也驗驗身。怎知一量度血壓，便發現過低，於是又查心臟，然後做手術搭橋，手術感染後肺炎，康復後語言不精，不太認得人，折折騰騰。嚴重感冒過後，在醫院躺了大半年，然後去世。

後來小兒子很內疚，不只是驗身後帶來一堆檢驗與手術的開支，而是即使真的因為不驗身，爸爸出現心臟問題而突發過身，也不至於這



體檢驗血是基本動作。網上圖片

最愛誇獎記者的中國部長

這一屆中央政府，最愛誇獎記者的中國部長，應該非外交部長王毅莫屬。自從他升任部長，從2014年起，每年全國兩會期間，他都有一場專門的記者會。很巧，連續四年來，他的記者會都安排在3月8日。除了每次開場白，對所有的記者表示感謝之外，他無一例外會對所有女記者表達節日祝福。

我也已經連續四次參加了他的記者會，今年的記者會上，他在回答全場21個問題時，現場就表揚提問記者多達9次。而且每次的表揚角度都不同，都讓提問者十分受用。譬如，新華社記者問「一帶一路」論壇的具體情況時，他回答時第一句話就是：「這是一個好問題，恰好是我第一個想回答的問題。」譬如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記者，拋出了中美關係的問題之後，他脫口便說：「這是一個大家都關心的重要問題。」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，再度拋出有關中美關係的敏感問題時，他回答說：「你剛才提的問題角度很多。」

王外長不僅善於對記者提出的問題給予讚賞，他也會利用這個機會，對記者所在的媒體示好。譬如，中國國際電視台記者提問之後，王毅不著急回答問題，而是很誠懇地對提問的記者說：「我幾乎每天都看你們的節目，我希望國際電視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能夠取得更

最愛誇獎記者的中國部長

快和更好的發展。」再譬如，當澎湃新聞的記者問中國外交如何適應新媒體時，他馬上就給澎湃新聞送上一頂「高帽子」，稱對方是網絡媒體的代表。緊接著，他又開始趁機表揚了外交部自己的官微「外交小靈通」，說已經擁有了1,200多萬「通心粉」，而且外交部以及駐外使領館開通了130多個新媒體賬戶，其中就包括人氣很高的「領事直通車」微信平臺。

遇到有外國記者用中文提問，王外長就會直接表揚對方的中文說得很好。不過，誇獎歸誇獎，話鋒卻依舊犀利。譬如，他剛誇獎了韓國記者中文說得好，歡迎更多韓國年輕人來中國學習中文。並語態誠摯地說，今年是中韓建交25周年，中方珍惜25年來兩國人民共同努力得來的這份成果，但是「目前影響中韓關係的最大問題，就是美韓執意在韓國部署充滿爭議的『薩德』反導系統。奉勸韓國國內某些勢力不要再一意孤行，否則結果只能是損人又害己。中方敦促韓方懸崖勒馬、終止部署，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愈走愈遠。」

前總理周恩來有個觀點，外交無小事。外交官尤其是一國外長的言行舉止，更是事關國家對外立場和形象。中國官方一向組織紀律嚴明，通過對政要個人細微行為的觀察，解讀重大事件和政策變化，常常是外媒分析中國慣用的切入角度。雖然，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的記者



外交部長王毅早前在兩會期間會見記者。作者提供